

四書新編

江希張
編註

大學新編

第一章 總論

人生有一個最大的問題，此問題即是「人生」自身——人生的真理何在？人生的正路何在？人生的目的何在？（以全人類言，即是人類的本性是如何？人類的進化應如何？人類的歸宿將如何？）解答這大問題，即所謂大學。（學問二字，本是相連的。）而其答案是：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

能明白人生的真理，自能行人生的正路，以達人生的目的。所以大學之道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其大用在治國平天下，其微言在格物致知；使人先要看透了一切的事物，得着真正的知識，然後能大徹大悟，自明而誠，由智而仁。故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達之於天下而後已，此謂大學，此謂學之至也！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明明德即是真理或本性，親（與新通用）是進步或進化，至善是極好或是十分美滿。

。「大學之道，在於明白真理，（明曉本性。）在使人類進化，（當然自己也要進步。）在以至善爲目的，（不到極好的地步不止。）」

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

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

①后即是後，定是有定向而不昏迷，靜是平靜而不動搖，安是安樂而不散亂，慮是思。②如其所

止（目的），然後心有定向；心有定向，然後能平靜；心平靜然後能安樂；心安樂然後能思慮；思慮然後能得真理。」（孟子說：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」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在此。而「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」）

物有本末。

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①「凡物皆有根本，有枝末；凡事皆有止點，有起點；知其何者應先，何者應後，則差不多得其道了。」②這即是路，行路必有程序，

大學一書，所講的無非程序而已！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

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

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①治是治理，齊是整齊

，修是修養，正是不偏邪，誠是不虛偽，致是盡，知是知識，格是至，（即是達到或是看透），物是事物。「古來欲彰明真理於天下的，先治理他的國；欲治理他的國的，先整齊他的家；欲整齊他的家，先修養他的身；欲修養他的身，先使其存心正當；欲使其存心正當，先使其意念誠實；欲使其意念誠實，先使其知識徹底；知識徹底在於看透事物。」（「格字所包含的意義，是至，是正，是窮究」是「貫通。」——戴震釋義與格字上下，謂貫通所至曰格。——所以格物，即是貫通一切的事物——沒有隔礙；達到事物之內涵——非僅表面；窮究其真理——非幻像；而獲得正確的——非錯誤的——觀念也。惟能如此，然後能有圓通而徹底的明智；大學所謂「格物致知，」即佛學所謂「轉識成智。」此二語絕對相同。「轉識成智，」「以智慧勝無明，」明則誠矣；故曰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惟學全

部，皆在此；而大學則由空理轉入實用。

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

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

平。

①「事物看透了，知識就能徹底；知識徹底了，意念就能真誠；意念真誠，存心纔能正當；存心正當，然後身纔能修治；身既修治，家纔能整齊；家既整齊，國纔能治安；國既治安，天下纔能太平。」

自天子以至

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

②庶人是衆人，壹是即一概。「自從天子一直到衆人，一概皆以修身爲根本。」

其本亂而未

治者。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。

此謂知之至也。

③否是不然，厚薄是指恩愛的厚薄，或推恩施愛的先後。「其身不修，根本上亂了，而自以上的被末遑能治理的，是必然不可能！特別其關係厚的本家本國，而待與其關係薄的他家他國，是沒有

的事情！明乎此即謂之知本，此之謂知識的極點（學之至大）的呢！」

大學之道，以平天下爲終，而以修身爲始；因爲我們若不知起點，則無從入手；不顧根本，則無法推行；推己以及人，由近而及遠，是孔子的大經大法。惟由此道，然後自利主義與利他主義得以調和；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，不相衝突。順人類的本性，依事理的自然，方是可行的大道。所以說：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」

第二章 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

自古聖王，其所以修齊治平之道，即此大學之道；而此大學之道，無非明明德，新民，止於至善而已。孔子集羣聖先王之大成，以爲天下萬世的法則，其道來源有自，善而有徵，故能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。」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太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皆自明也。

康誥是周書的篇名，克是能，太甲是商王的篇名，顧是看即是注視，諟即古是字，帝典即虞書典，峻是大。《禮記》說：「能以明德。」太甲篇說：「注視自然的道理。」帝典篇說：「能明其大德。」皆是自己明明德呢。」（《禮記》「克明峻德」句之下即是「……以觀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」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《學陶讓》亦說：「都！愷厥身終思永，懷九族，庶明勵翼，雖可遠在茲。」）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詩曰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

新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盤是沐浴的盆，銘是記在器皿上的字句，苟日是一天，日日是每天，又是繼續，作是振起，舊邦是故國或古國，極是前並的最前。《湯之盤銘》說：「有一日改新了（進步），還要天天改新，又要繼續改新。」《康誥》說：「使人民進化」，詩《大雅文王篇》說：「周雖是舊邦，而其使命則新。」所以君子一切都要求達到極點而止於至善。」（《易經》說：「君子自強不息。」《易傳》說：「日新之謂盛德。」一部《易

經，只是運進化的道理。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詩云。緝蠻黃鳥。止於丘隅。

子曰。於止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

①邦畿（音幾）是國境，緝（音緝）蠻是鳥叫的聲音，丘隅是山角樹木密茂的地方。

「詩（商頌玄鳥篇）說：『國境千里之中，惟民所欲居住。』詩（小雅緝蠻篇）說：『緝蠻叫着的黃鳥，止於山角樹林之區。』孔子說，黃鳥對於棲止，尚知其所應止的地方，可以人而還不如鳥嗎？」

詩云。穆穆文王。

於緝熙敬止。爲人君。止於仁。爲人臣。止於敬。爲人子。止於孝。

爲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

②穆穆（音木）是莊嚴顯赫的樣子，於（音烏）是讚美的聲音，緝（音器）黜（音西）是光明寬廣。「詩（大雅文王篇）」

說：『莊嚴的文王啊！嗚呼。光明寬廣，敬之極止。』爲人的君，止於仁愛（盡仁道）；爲人的臣，止於威儀；爲人的子，止於孝順；爲人的父，止於慈愛；與他人相交，止於信實。」

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

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。赫兮喧兮。

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

修也。瑟兮僩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

不可諠兮者。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

③諠是看，淇（音其）是水名，澳是水邊，瑟即絲，猗猗（音阿）是茂盛，斐（音匪）

是文雅，磬是叫聲鏗平，琢（音遼）是以雅潤好，瑟（音色）是嚴密，鼗（音膚）是機警，赫（音喝）是莊嚴，喧（音宣）是盛大，誼（音毅）是忘，愉（音悅）慄（音力）是戒愾恐懼，威儀是風度容貌。「詩（衛風淇澳篇）說：『看那淇水的邊上，綠竹茂盛美好，文雅的君子，如何切正了又斲平了的美器，如同琢細了又磨光了的玉石；謹密而機警，莊嚴而盛大；這文雅的君子，是水遠忘不了的呢！』如切正而斲平，是說他的學問；如琢細而磨光，是說他的修養；謹密而機警，莊嚴而盛大，是說他的戒愾恐懼；莊嚴而盛大，是說他的威風儀容；文雅的君子，永遠不能忘，是說他的大德好到極點，人民忘不了呢。」

詩云。於戲。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

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①於（音喝）戲（音呼）是歡美之辭，前王指文王武王，君子指君長，小人指小民。

，沒世是死後。「詩（周頌烈文篇）說：『嗚呼！先前的聖王之不可忘。』他們的創建設施，止於至善；後世的君長，仍然以其所賢者爲賢，以其所親者爲親；小民仍然享其所賜的樂，受其所與的利；因此他的身雖死而後人不能忘了他呢？」

子曰。

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

②聽是聽審，訟是爭訟，畏是畏服。「孔子說：聽審訟案，我也能如他人；必須使世間根本上沒有爭訟纔好呢！使沒有實情的人，不得盡其虛偽之辭，大大的畏服了民心，這叫作知到根本。」

這最後一節，是說要止於至善，不以善於聽訟爲止，必使無訟爲止。孔子治國平天下的大道，是明明德作新民，順人性之自然，爲根本的解決，非同法家者流，專藉外力的強制，不顧其本，而齊其末。法家的治術，孔子豈是不知不能！（聽訟吾猶人也）其所以

不用者，乃欲止於至善也。所以說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如欲使國家長治久安，天下真正太平，捨此大學之道，別無他途。這是政治教育的真使命，人類生活的正路程，而孔子之所以偉大的真原因。

如能明明德於天下，日新又新而止於至善，則將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；大同之世，尙何訟之有！

第三章 君子必誠其意

大學與中庸處處相通。中庸所謂「自誠明，謂之性。」即是明德；「自明誠，謂之教。」即是明明德。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」即是新民。「故至誠無息。」即是止於至善。

然則如何能「誠」呢？中庸說：「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」這即是誠意在於格物致知。如我們不悟真理，「不明乎善」，則意如何能誠？如何能好善如好好色；惡不善如惡惡臭？既非發於本性，出於至誠，則其所以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者，全是爲對外的虛飾，如此則何益矣？所以中庸說：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」詩云：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；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；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毋毋是不裝，臭是氣味，誰（同慊音竊）是快或滿足，懼是敬謹，獨是個人獨處。「所謂使意念真誠，是不愛自己欺映自己。厭惡不善，如同厭惡污穢的臭味；好善如同愛好美色。」

選擇即是說爲自己的滿足，（並非爲他人而如此，）所以君子雖獨自居處，（外人不知，）也是一樣謹慎呢。」

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見君

子而後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。

①厭（音演）然

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②是失神的样子，

揜與掩同，著是顯示。「小人自己獨居作不善的事，其惡劣無所不至，見了君子而後像失神的樣子，隱藏他的不善，而顯示他的善。不知人看他之透，如同看見他的肺肝一樣，掩飾又有甚麼用呢！這是說實有於內裏，必發現於外面，所以君子必謹慎於他獨處的時候呢。」

曾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

③「曾子說：君子之慎獨，如同有十個眼睛看着他，十隻手指着他，嚴謹極了！」

富潤

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④潤是光潤，屋是房子，廣是寬宏，胖是舒泰。富了自能光潤他的房屋，有德則能光潤他的身體；心如寬宏，則身體就安舒，（誠於中則形於外，）所以君子必使其意念誠實。」

的身體；心如寬宏，則身體就安舒，（誠於中則形於外，）所以君子必使其意念誠實。」

第四章 修身在正其心

聖人治天下，不在約束人身，而在匡正人心。蓋以人的行爲不端，全因存心不正；而心之不正，由於情之所牽。中庸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失其中和，則損其明德，蔽於感情，則害於理智。理智不明，則行爲昏亂愚妄。所以孟子說：「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；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。」故世間一切的關鍵，皆在人心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

①身有之身字應作心，忿懣（音致）是怒。「所說的修身在正其心，是說心知有所忿懣，則失了他的常態；（失了）他本來的真相與正用；有所害怕，則失了他的常態；有所貪戀，則失了他的常態；有所愁苦，則失了他的常態。」

心不在

焉。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

②「如果心不在此，（譬如一心想着他事，）則雖眼前有物，也看不見；耳旁有聲，也聽不得；口中吃着食物，也不知道他的滋味，（可見心是身的主宰，）這就是說修身在於正他的心。」

第五章 齊家在修其身

人類之不能相安，皆因人之偏私，而不得其中平。一人偏私，而不得其中平，則人各偏私，而不能相安。江海之水，必須平然後安；人類之情，必須中然後和。所以要『爲人父，止於慈；爲人子，止於孝。』自身能盡其道，而「知其所止。」則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，何患家之不齊乎！

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

（音辭）是僻，哀矜

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（音辭）是僻，哀矜

（音勤）是憫，數（音做）情是驕傲怠慢，鮮是少。「所說的齊家在於修身，是因於其所親愛的，就有所偏，而待之失了正道；於其所親惡的，就有所偏；於其所畏敬的，就有所偏；於其所哀憐憫的，就有所偏；於其所驕傲怠慢的，就有所偏；所以愛好人而遺知他的惡處；厭惡人，而遺知他的好處的人，天下少極了！」

故諺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

碩。此謂身不修，不可以齊其家。

① 碩（音宴）是俗話，碩（音朔）是大。「所以有句俗話說：『人沒有知道他兒子壞的，沒有知道他的苗子高的。』（因為是自己

的兒子，則愛其特別好；因為是自己的苗子，則恨他長的慢；所以偏整而不窮。）這是說身不修則不能齊家。」

第六章 治國在齊其家

能修身即能齊家，能齊家即能治國。孟子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運於掌；詩云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！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；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！」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：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。

赤子是初生的小孩，中（去聲）是正對。「所說的治國必先齊家，是因爲他自己的家還感化不好，而能使他人效法的，沒有這事！所以君子不出其家，而德化民成俗；學教之道，即所以事君；敬兄之道，即所以事長；愛子之道，即所以使衆民；康誥說：『如同保養初生的小孩，』如出於至誠，以求保育之道，即不重合，也必不違。譬如婦女沒有先學會了養育小孩，而後出嫁的，然本愛子天性之至。

誠，所以皆能養育小孩。
（亦謂亦如是。）

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一

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

僨戾（音力）是暴，機是發動之源，僨（音慎）是敗壞。「一家仁愛，

一國皆興起仁愛；一家禮讓，一國皆興起禮讓；一個人貪暴，一國就作亂；其動機之所關如此。因此說：一句話就能敗壞了事，一個人就能安定國家。」

堯舜帥天下以仁。而民從

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。而民從之。其所令。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

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。所藏乎

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

喻是存，喻（音玉）是指明。

「堯舜以仁愛率領天下，而人民從着德仁愛；桀紂以橫暴率領天下，而人民從着橫暴；其所教人作的，反於他自己所好的，則人民不從。所以君子須自己先有這樣善行，然後纔求他人爲之；自己先沒有這樣過錯，然後纔責備他人改之；所在於己身的不合恕道，而能使他人曉喻服從的，決沒有的。」

詩云。桃之夭夭。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

宜其家人。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。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。而後

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。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

而後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① 天天（音妖）是美好的樣子，藜藿（音冀）是茂盛

的様子，于歸是女子出嫁，儀是法度，忒（音特）是

差錯。「詩（周南桃夭篇）說：『桃那樣的美好，棗子那樣的茂盛；這女子歸於夫家，能善處他的家人。』能善處家人，然後纔可以教化國人。」詩（小雅燕燕篇）說：『善爲兄，善爲弟。』善爲兄，善爲弟，然後纔可以教化國人。」詩（曹風鵲巢篇）說：『他的風度沒有過失，可以端正這四國。』其爲父子兄弟，足以爲人的模範，而後人民纔效法他呢！」這是說治國在齊其家。」

第七章 平天下在治其國

聖人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誠意正心以修身，忠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恕也。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」一部大學，莫非盡己推己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由此而行，無處不合；由此而推，無所不至；因爲「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；」此心此理，凡人皆同，既能治國，卽可以平天下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！」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。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（龜老者是愛敬老人，長長是尊敬長者，恤（音序）是愛憐，誰是失養的幼兒，倍是背離，絜（胡結反）是度量，矩是爲方的標準尺。「所說的平天下在治其國，是說在上的待老人盡其道，則人民興起

孝心；在上的敬長者盡其道，則人民興起孝心；在上的愛憐孤苦的人，則民心不背；所以君子有緊迫之冠。（以己度人，以待天下之人；如同以矩爲方，能合於天下之方。）我之所惡於在上的，勿施於在我之下的；君之所惡於在下的，勿以備於在我之上的；我之所惡於在左的人，不要再施於在我之後的；我之所惡於在後的人，不要再施於在我前的人；我之所惡於在右邊的人，不要以此待在我之左的；我之所惡於在左的，不要以此待在我之右的，這就是所謂緊矩之道。」詩云：樂只君子。

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，好之。民之所惡，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詩云：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有國者，不可以不慎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詩云：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道得衆則得國，失衆則失國。

節節是高山，巖巖（音音）是直立的樣子，赫赫是威嚴的樣子，師尹是一個姓尹的太師官，具是皆，爾是皆，爾是皆，辟（音僻）是偏私，嬰（同戮）是殺，師是衆人，儀詩作宜，詩是照看，峻是大。『詩（小雅南山有臺篇）說：『樂哉君子！民愛之如何父母。』民之所愛好的他就好，民之所厭惡的他就惡，（亂民的心）就是所謂民之父母。』

（小雅節南山篇）說：『看那高的南山，石頭直立巖巖；顯赫的師尹，人民皆看君你！』有國家的人，不可不謹慎；如行爲偏私，則爲天下所殺戮了。』詩（大雅文王篇）說：『殷朝未失衆民，尙可於天下而配上帝；應該看看殷朝的前例，知道治天下的大使命是不容易。』

這是說得衆民則得國，失衆民則亡國。」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

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。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。亦悖

而入。貨悖而入者。亦悖而出。

（悖）音倍。是逆，即不順正理，貨是財物。『所以君子先注重修德；有了德就有人民，有人民就有土地，有土地就有財貨，有財貨就能享用。

德是根本，財是枝末，將根本置於心外，而將枝末存在心中，是使民相爭而致民相奪，所以財貨聚欲起來，則人民就離散；財貨散開，則人民就團結聚斂；所以結悖逆的說出去，也悖逆的受於人；財物悖逆的得來，也悖逆的失去。』

康誥曰。

惟命不于常。道善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矣。楚書曰。楚國無以

爲寶。惟善以爲寶。舅犯曰。亡人無以爲寶。仁親以爲寶。

（楚書是楚國的書，舅

犯是管文公的舅，號叫子犯，亡人是出亡在外的人，（當時管文公尚爲公子，出亡在外。）康誥說：『這天命是無常的（不定的。）』這是說爲善則得天命，爲不善則失天命了。楚書說：『楚國沒有可以爲寶物的，只以善爲寶物。』舅犯說：『出亡在外的人沒有甚麼寶物，

只以仁愛親善爲寶物。』

秦誓曰。若有一個臣。斷斷兮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

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啻若

自其口出。實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。尚亦有利哉。人之

有技。媚嫉以惡之。人之彥聖。而違之。俾不通。實不能容。以不

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唯仁人放流之。迸諸四夷。不與

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⑤秦誓是周非的篇名，漸漸是誠直的樣子，技是技能，休休是好，容是包容，應是美，不啻（音

姐）是不但，啻（音順）疾是結駮，殆是危，放流是驅逐，迸（音屏）是隔絕。「秦誓說：『若有一個臣，直誠而沒有別的技能，他的心非常的好，他就像有包容的度量；他人有技能，如同他自己有；他人美善聖明，他心中愛好；不但像他口中說出，他真真能容人，如此能

保育我的子孫黎民，尙世有往於家國啊！如果他人有才能，嫉妬而恨惡之；他人美善聖明，則風聲破壞使其道行不通；這實是不能容人，如此則不能保育我的子孫黎民，這種人就危險了！』只有待仁人將他驅逐了，屏棄於四夷邊荒之境，不與他同居中國，這是說唯有仁人能

愛（善）人而惡（惡）人。」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

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

菑必逮夫身。⑥菑是用，命或謂應作慢，拂（音福）是違逆，前即災，逮（音代）是到。「見了賢人而不舉用，舉用而不重任，這是怠慢；見惡人而不能斥退，退去他而不能退遠了，這是過失；愛好人之所厭惡的，厭惡人所愛

好的，這是違逆人的性，災禍必然到他身上。」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必驕泰以失

之。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爲之者疾。用之者舒。則

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上好仁而

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。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。非其財者也。

○賤奉是驕傲奢侈，疾是迅速，舒是緩和，恆是常，府庫是存財貨的地方。「居君長的位有個大道：必然是由忠誠信實以得來，驕傲淫奢以失去；充實財貨有個大道：生產的人多，消費的人少；作的要快，用的要省；則財貨常常充足了。仁者用財去發脫他的身，不仁的用身去發財（以身爲工具，以財爲目的），沒有君長仁愛人民，而人

孟獻子曰：畜馬

乘。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

○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。畜是養，乘是車，豚是豬，伐冰是喪祭用冰。（孺大夫大官始能用。）百乘是百輛兵車，（受封有土地的始能有。）聚斂是搜括民財。「孟獻子說：『出仕爲大夫養着車馬，就不再貪圖養雞養豬的利；成了卿大夫的大世

家，就不再養牛羊以與民爭利；（既爲公務員受俸祿，倘再經營農商則太貪利矣。）受封有土，能出百輛兵車的家，不

善善於搜刮人民的臣；與其有善於搜刮的臣，還不如沒有竊盜的臣。」這是說治國不以財利爲福利，而以義爲福利呢。」長國家

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。小人之使爲國家。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

○「爲國家之長，而以發財享用爲務的，必是由於小人呢！他以爲小人能幹，應知小人者使之治理國家，災禍皆將招來，雖然有善人，也沒法辦了！這是說治國不以財利爲福利，而以義爲福利呢！」